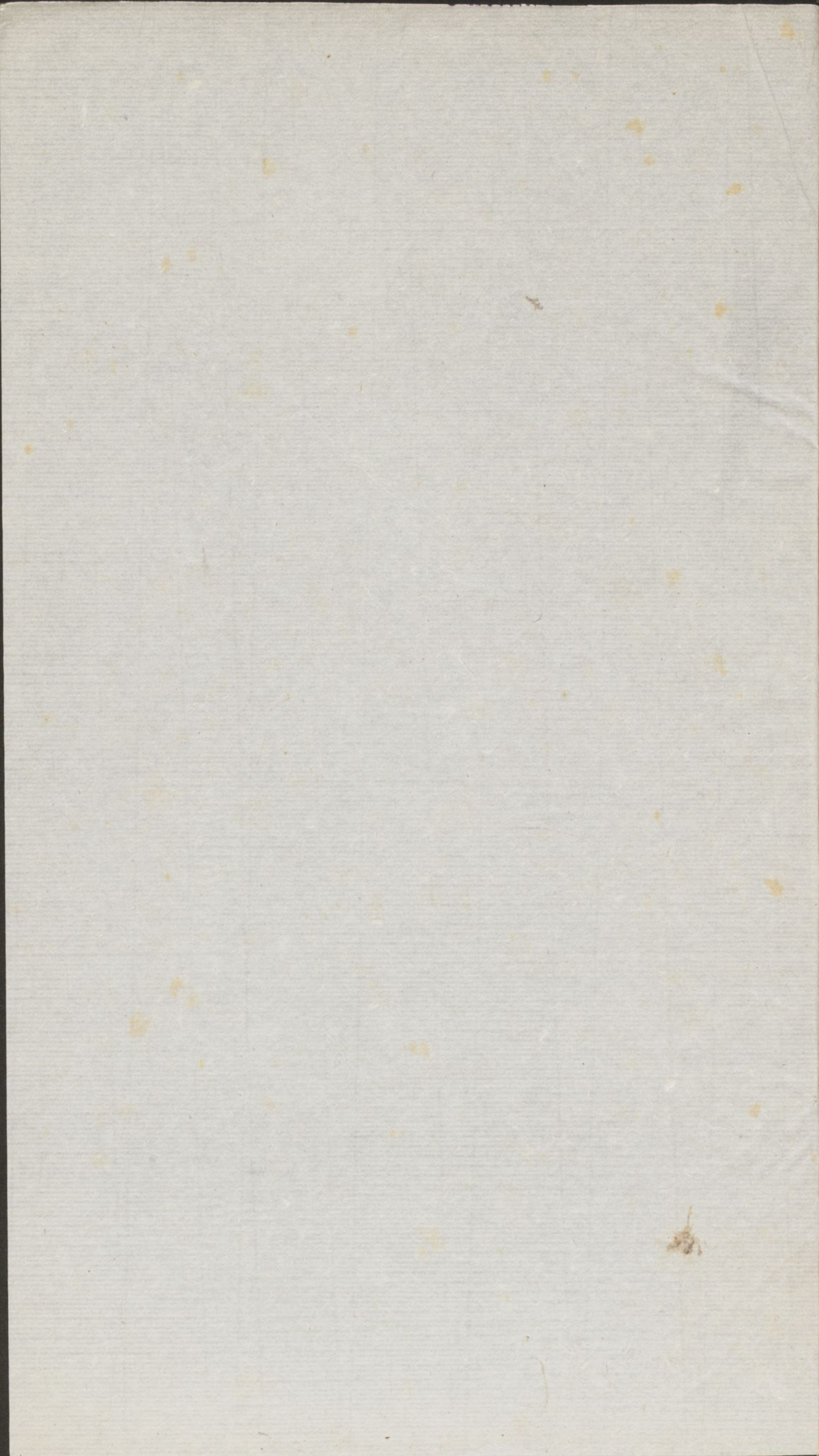


TNC 3209/3234.7

13

36961





寧波府志卷三

漢九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徽纂

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孝友

漢董黯字叔達鄞人漢江都相仲舒六世孫家貧
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遠不能常致
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遂瘳隣王寄家甚富
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
出歐其母黯還而母在床黯跪而言

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王後竟不
黷哀毀負土旣葬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
葬事乃斬寄首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
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由是
以慈名溪以溪名縣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
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然親之辱白日報讐
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宋祥符間錫號純德徵君建
炎初邑令林叔豹立祠慶元二年令朱堂倡祀之
國朝洪武四年封爲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每歲六

月六日祀之今郡城南有廟即其故居

梁虞荔字山披慈谿人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候
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倕甚異之又
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
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詣王以荔有
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辭以年
少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善屬文梁武帝於城西
置士林館荔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侯景之亂荔率親屬

入臺臺城陷逃歸鄉里初荔母隨入臺而卒時值
喪亂情禮不申遂終身蔬素不聽音樂陳文帝深
器之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
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言輒流涕文帝哀之
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感疾帝欲數臨
視令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
帝不許乃令任蘭臺乘輿并三臨問手敕中使相
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
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伏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

肉不得固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及
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陳虞寄字次安鄞人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
遇寄於門嘯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
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
人文學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岳陽王
譽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
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
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

寄俱行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每欲引寄
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潛有逆謀
寄每陳逆順之理諷諫寶應輒引它事拒之寄慮
禍及已嘗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世應以為假
託遣人燒寄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
曰命有所懸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寄還
文帝謂曰管寧無恙其慰勞甚煩之帝謂

衡陽王出閣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

未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相之

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
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
加戎昭將軍寄乃辭疾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
得荔書氣輒奔劇前後所居官裁期日便自求解
退及謝病私庭每諸生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
命釋鞭杖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間里傳相告
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
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亂多散失
唐張無擇字君選慈溪人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

調醴泉尉改汴州叅軍會李敬業亂無擇從李孝
逸將兵討之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
擇每以恤民爲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監
察御史郭翰薦于朝召爲司刑丞轉司農卿適魏
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
枉張易之惡之謫嶺表移饒州刺史丁內艱尋刺
和州丁父素州司馬叙憂奉喪歸里塋於邑之虎
胛山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七日絕漿感醴泉芝草
之瑞服禪辭祿廬墓以壽終宋嘉定十四年邑令

趙崇遂附祠於董孝子廟 國朝以董孝子祀於
鄞而以無擇專祀焉

宋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割股肉啖之又

嘗割肝及乳爲親饋者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

右乳燒灰和藥以進入口遂瘥久之乳復生每勝

日輒以籃輿載母禱於阿育王山宣和三年郡守

樓昇以聞於朝不報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

守仇愈申前請十一年詔旌其門

方昌軫之孫性至孝母病劇或告以人肉可療輒

禱天割股和羹進母果效里人異之白於官既沒
爲之立祠名孝慈庵或以毀傷嘗昌欲去其祠黃
震爲辨其妄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人少志學孝友本乎天性母
病革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底
於寧里人以其事上於郡守趙伯圭將聞於朝之
翰曰本心救母他無所覲力止之卒塋五磊山
李宗質字文叔先濮州人文定公迪裔孫母展氏
罹靖康之亂母子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

行次江州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居鄞之石塘
色養者二十餘年樓鑰銘其墓楊萬里爲之傳

張超定海翁洲人自幼仁孝年十九父坐患氣疾
革懇禱無效乃割脇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愈
乾道二年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優卹嘉泰四
年令葛洪與復其家封植其父母墓禁樵採焉

吳璿定海人母宋氏卧疾且劇璿割股療之而愈
璿妻楊氏亦遭疾男安禮安時皆割股以進安禮
且至再郡守李沐狀其事於朝嘉定三年詔長吏

常加存卹郡命縣令王伯揆建崇孝門旌之
袁鎮奉化人事親奉養備至雖顛沛不廢溫清端
平初父年七十病羸更醫禱弗驗乃一再剗股和
藥以進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異母兄有虐
之者友事益謹孝弟之稱無聞表元爲作遷祔
記以表其行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也家世貧賤古屋數楹隱隱
叢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
其母曰兒出母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

母詰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
後二日歸首過女氏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
倉皇抵舍忽見屋間一巨竇現之則虎子三據其
榻處爲穴孝子知母已墜虎腹即大慟盡殺虎子
復磨一斧立竇內頃之母虎循竇入即斫其首碎
之取肝腦磔諸庭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
虎而母讐未足報也乃更迹牡虎所行路持斧阻
崖石待之牡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
首連斫數斧即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

如生而手所持斧鐮不可奪鄉隣走弔咸稟稟欲
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

陳汝楸字傳巖象山人父宋助教應魁母楊氏汝
楸事親至孝親沒未葬隣家失火將及家人爭負
筐篋乃與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既而風返
火熄柩乃獲全人皆驚嘆以爲孝感所致史官王
子克氏作傳記之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托
汝楸泣曰而子卽吾子忍異視耶汝舟死育其子
長爲娶婦以其遺物畀之

元趙孟傳字巖起宋太師與權子也守巖州有
直名屢守名郡必載弟妹以行車數十兩後爲江
東坑冶使丞相賈似道俟其至城下論去之貧不
能載其弟妹歸衆咸憐之後尹臨安晚守鄉郡入
元拜浙東宣慰使召除集賢學士卒

華昭郵人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
母欲奪其志誓死弗許勤紡績以教育其子後疾
亟昭尚幼刻意茹素禱之弗瘥乃露禱於天剖左
股作糜和藥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大書

節孝字表其門後沈氏壽七十七而卒昭亦能卓立爲鄉人所重温州路總管劉仁本爲之傳稱其節孝幸於一門云

夏永慶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浮海而北舟抵海津鎮時易一小舟盤載喧呼雜蹂文德顛仆溺水永慶震駭號天没入洪濤戴父出波面舵工提戟鉤其衣父賴不死永慶力不能支竟沉其後諸弟傷之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有司上於朝旌其門曰孝

義
字明純世昌字明叔以慈谿人一氣偕老五世同居至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同居著德羅氏之門

陳鑄字象之先奉化人叔父紹庭早喪無嗣鑄生甫期月叔母汪氏子之既長篤學痛其母早寡而節行無聞乃訴諸有司請於朝卒得旌異先是故居燬於火奉母寓居於鄞至正壬辰海寇猖獗艤

舟東宿渡登岸焚掠居四氏逃窳適鑄歸省故里時
生母樓氏年老而瞽兄鎰他出鑄驚懼無所措樓
之姪孫瑜在側泣謂曰公母汝祖姑也我欲獨負
力不能勝盍共舁之瑜曰事急矣不脫鞞帽舁之
而走走八九里汗流氣喘抵裘氏家宿母子相顧
且喜且泣遂得俱全於難鄉人莫不稱羨鑄尤精
於鍼砭凡負疾求療者輒治之不責其報云

唐韓唐穀鄆人父復禮以權臣官醜事被陷且執
以歸於京

以廷吏聞其情脫父桎而桎之行空感州時
復禮回過諸塗挽轅衣袂哭曰况為冢子宗嗣
豈不可以死弟請代况不從穀給之曰况請
於言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桎
加已手吏亦閱而從之穀抵京繫獄旬日近臣奏
其非罪得免

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至孝一日拉十兵駕舟
販鹽至郡江北渡忽暴風電掣霹靂挈舟人上泥
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如

有人援之去衆死所一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禿
人以為孝行之報

國朝盧祥卿名景德以字行鄞人嘗隸金陵尺籍
洪武初以勝國世職督運命督造海運船已而船
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其二子顯敬匍匐詣
闕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
臣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
敬獨知之臣罪當死敬曰大上矜之廉得其寃遂兩釋
馬祥卿竟以賢良於朝授四川彭水知縣九載

考績坐誥誤謫戍雲南左衛顯復哀訴乞代上曰
真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既歸與伯
兄雲卿相友善有古棠棣風立義塾延師儒以教
鄉人捨田學宮鐫名於石

黃夢麟字用澤弟夢熊字用強鄞人大父聲甫宋
太學生以文鳴夢麟兄弟克紹家學平居義讓家
貧養母雖甘旨弗克菽水之歡藹如也以孝友稱
於鄉洪武十五年夢麟舉明經為郡庠訓導夢熊
中洪武五年鄉試計偕天官辭歸杜門力學後辟

授昌國縣學訓導縣革改慈溪復調善化皆能成
就後學而教範井井如出也轍士論高之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
攫其父去敬即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
以杖擊之虎怒舍其父嚙敬啖之父屍賴以全鄉
人哀而誅焉

葉宗可字宗可鄞人通經博史天文詞登張信榜
進士尋署刑部侍郎未幾壞獄禁乞侍養上允
其請既歸辟爲郡庠訓導適父就戍瀕歿宗可自

于當道求以身代父得考終於家知者重其孝行
薦授國子學錄陞助教師道尊嚴士類有造而剛
介有守不苟交接祭酒司業而下莫不敬憚之

李仕開鄞人操履方正州曲有爭必往質之當元
季四方繹騷閉門不妄交惟善武林楊彝陸德賜
金華戴良永嘉高明慈谿胡舜咨令子第稟學焉
三子長孝謙次悌謙次忠謙少孝友根於天性依
依親側弗忍斯須去兄弟怡怡有事兄必先弟而
弟恒代兄行孝謙十歲知綴文二弟尤明銳嗜學

親瘵感額聚謀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待床下
親食後食親或旬日未食則水飲充腹而已終弗
御七箸母得末疾疾作必仆地欲死卽禱以身代
良久乃蘇以爲常洪武初郡國例造戰艦官以仕
開富室率衆編戶成之旣成使者驗艦苦窳坐法
送讞秋官時孝謙弱冠請代父囚曰父老我壯宜
往悌謙甫十八已爲從伯齊賢後亦曰兄素多疾
弟能任勞願留養親且親所愛也我當往使者恐
其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以兄弟終不易辭遂囚

其長者之謙三秋官論輸作都門涉冰雪負土石
手足痠瘵流血艱險備嘗凡一閱歲會赦免歸居
十年仕閑又以富室主料量米耗法當大辟忠謙
生十九年卽荷械詣官曰盜米者囚罪在囚身幸
釋老父官聽其氣貌許之送御史院有旨免死黥
而戍竟沒遼東父卒二子號哭幾絕者數四建文
辛巳太守王璉永樂己丑魏宗皆舉孝謙明經辭
以母老乞終養丙申通判廖閏縣大夫莫迪郡博
士鄭深道主薦之辭如前深道嘗造其家孝謙閉

門不見深道曰所以來者求一識先生耳非有他
道乃出與語謹若平生深道止宿乃去母喪二子
衰毀如喪父已亥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植起
孝謙總裁郡乘書成而卒後七年悌謙亦卒孝謙
性行仁厚遇單寡者必賑給而不使之知隣有卧
疾晨往問之以錢十緡置枕傍而去冬雪尤寒士
衣不掩胷解衣爲贈歲大侵斛米可易金二十四
錢乃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環宅種竹夜遇盜筭
者縱之去而採筭置籬外其行事多類此平生所

著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
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華中林集藏
子家悌謙勁峭不阿面折人過人亦服其公

謝矩字原規鄞人父思恭生員與矩矩以父命爲
人後員以博士弟子員辟郡從事轉臬掾裁革起
赴京師改四州徙臨洮坐事謫戍留守復調涼州
播遷有年而道途梗遠非計月日可至矩常裹糧
匍匐走萬里資送終其身不衰後以例籍父及妻
子俱赴戍所獨矩以別籍免矩曰柰何使父與嫂

姪獨困苦耶力請與偕抵吳門父以憂憤病死矩
哀毀幾絕或勸之火輒號泣曰此末俗偷風雖倉
卒吾何忍乎乃以父柩權厝旅舍相嫂姪抵京師
適遇例以家屬放還遂復至吳門迎櫬歸塋明年
兄歿成所計聞矩又間關數千里函骨歸柩先塋
撫其遺孤益至先人田廬悉以昇之薦紳大夫高
其行謂孝友篤至君子也因扁其堂曰孝義云

夏道昌世居鄞城月湖以漁為業道昌幼孤聽母
教惟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皆以奉母餘以

供薪米之費初寒暑雨未嘗廢業母性嗜茶家貧
不能多蓄日以羨餘易之歸養母得痒疾日在申
而大作非沸湯沃之弗止道昌出必申歸以供湯
冰無後時者鄞俗上元則燒燈以祈歲季秋則賽
神以報成道昌至時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禱負
進母或不愜意嚙其背出血即長跼祈請得怒解
復負之行一日道昌漁於新庄之河得巨鱗里人
厚與之直堅弗與里人怒遂毆之老人恠而問故
答曰歸以奉母老人禮而遣之由是名益著尚寶

素琪異焉歲時伏臘必爲酒殽以燕勞躬爲執爵
舉案及母卒道昌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
弟力田者粟帛有差道昌力辭弗受

俞敏德字謙鳴定海人父音華赴京聽選至高郵
病故母唐氏在家亦故時敏德甫九歲力不能支
日拊柩號泣聞於邑邑爲給費及貸以夫船始得
扶柩以歸及長不樂仕進於三山建永思堂環植
以竹哀慕久而不替有司屢以材薦以祿不逮親
不就不就號曰竹所先生享年一百五歲

錢如圭字廷玉慈谿人齠齠時已有異志既長刻
意問學尤喜吟咏若五更風雨思親夢千里關山
戀闕心之句則其忠孝自肺腑出也永樂甲午貢
太學纂修中秘書宣德辛亥授陝西慶陽通判勤
敏慈惠民深德之既而喪其母郡守得訃報而如
圭未及知竊謂曰今公阻憂而貧乏如此顧吾秩
已滿盍暫匿之庶幾喪具可資如圭泣而對曰忠
孝大節何忍欺乎即日上海道士大夫莫不高之
韓鼎字廷陳定海人父韓仕昭貢入太學以毆傷

役人間充南京工部司吏病卒無力歸視同伴權
瘞江寧隙地昇年甫弱冠痛父客死悲泣三載鬻
產備貲奔號千里蹤跡故地以求父屍感動江神
夢接指示卒得故骨返葬發解壬子尹於句容砥
礪名節惠養黎元正統戊辰也先之變以督餉過
勞死於龍潭驛事在句容名宦志中子璉以貢仕
至山東德州同知孫克濟舉嘉靖壬午鄉試仕至
鎮遠知府

桂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蕃充邑庠生以楷書

預脩永樂大典書成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
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迨長有
室益加恭謹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見
語意相得輒具饌延欸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燥
急稍不滿意輒怒不食恭夫婦跪床下候怒解得
意方敢起溷廁溷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
日正統丁卯東隣火迫宗蕃疾劇不能起恭抱父
號慟頃臾風止火滅父獲以安成化己丑恭得疾
類其父忽有老人款門授以丸藥遂辭去酌以金

却之出門不知所往已而飲所授藥恭病遂起人
以爲純孝之報

嚴端字克正鄞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南京武庫主
事轉車駕真外郎司故職黃馬快船端監其事積
忤巨璫遂落職以歸性樂易瀟散而操持介執周
入之急如恐不及囊無留貲其學貫串百氏尤邃
於尚書爲古文清逸超麗自成一家言詩頗用繩
削而奇俊脫俗妙於體物雄編鉅冊布滿士林
考古議今者多就質疑難輒隨事畫對如倒囊也

物亶亶不倦然言必有徵非徒誇縟靡以自高也
性至孝母年百四歲而沒還祿歸養凡四十餘年
昕夕不離左右母齒豁不能食手屑米煮粥奉之
筋以進問有所欲輒力致之少疾即衣不解帶藥
必親嘗已乃復故方百歲時端率孫會長跽上壽
烏紗白髮周旋庭除不啻若兒孺子也見者以爲
異及卒哀毀幾不能勝所著有謙齋稿藏于家
馮璵慈谿人父景祚高年失明病在床蓐凡十五
年璵事之始終惟謹雖家素貧每食必備甘旨惟

所欲進之里人王司空冢子鐸輕財好義素重瓌
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瓌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
父然後饌瓌始食父有老婢卧病爲奉湯藥如
事所生或訝之瓌曰吾父存時賴渠周旋始得聞
以授徒取學俸供養皆其力也忘之是忘吾父吾
豈忍哉知縣賈爽雅重其行欲疏以聞瓌曰此子
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之

陳孟怡奉化人從兄孟康隸尺籍當就戍去家甚
遠母老病子幼且貧不能行孟怡憫之慨然願代

數年不返里人重造戶籍以孟怡身在戍所竟編
籍隸焉至老還家卒不能白孟怡在戍時有兄孟
寧被事當遠徙孟怡爲訴於官事竟得直兄弟皆
八十餘而卒人共義之子璘生自戍所歸入鄉校
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

陸洪字德宏奉化人爲縣學諸生奉母陳氏柩合
葬父原銓墓洪結廬於側叅政桂謙按部行縣廉
其事奏旌其門提學鄭紀以詩獎之

虞謹字靜之鄞人匍匐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

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
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
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午從兄謙之富
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且老命孝子
代之行輒承之無難色既就役文懿公爲之請得
免歸既而父遘痢醫禱備至每夜稽顙北辰求代
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三日水漿不
入口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乃哭
淚下寢磚久之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其生

及母病逝哭斂哀與一如其父遠其內子非祭不
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孝子體貌壯備
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里中人
稱曰虞孝子先是月朔哭有白鳩鴿來巢寢室馴
若依人聞哭聲則鳴嗚嗚人以為孝感云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脩母王氏沒時授
經於崇德聞訃不限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
高病泄痢文原嘗糞甜知不可生籲天求代割股
肉以進疾遂愈文原孝心純至惟恐人知或見其

股痕即掩覆曰嘗病瘡耳領鄉薦官都昌輒號哭
曰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清德懿行人多稱之
孫鐸字允廉鄞人幼聰敏爲文有奇氣母徐氏方
娠六月父珂往商於陝旣而鐸生父久客不返徐
鞠教之稍長日記千餘言年十六補邑庠弟子員
名聲藉藉領弘治巳酉鄉薦時年二十一其姑氏
令俳優侑燕至教子尋親事乃大慟曰吾父何在
即治裝行之陝西道里阻脩備嘗艱險竟尋其父
以歸鄉人咸異之越三載以疾卒聞者傷之

章和字致和鄞人永樂初徙江南閩右實京師時
和年十九爲庠生已孤念長兄督家務翁稚固請
行籍大興縣受廛于安定關墾荒作圃藝蔬自給
家貲浸厚不煩輸將扶疾拯難貸不責償鄉里有
鬪爭者多徇片辭以決士大夫目爲今之陳寔王
烈云旣而招弟之子繪至京師繼招仲弟之子紹
皆授室而廷師誨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
紹成京闈進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
官兵科給事中以篤行稱之

倪割猪者鄞江東人幼喪父善事母業殖豕鄉俗呼倪割猪云人賤其業故名不傳永樂間母受佛氏戒不食葷腥久之胃弱身羸病卧幾十八年晨夕煮粥喂飼垢痒采取藥草煎湯扶之浴如廁則藉温軟物而抱坐之惺惺憂虞不釋每勸食肉資補不從懇求代為茹素矢言而後許乃具肥甘供養每夜籲天叩首數百額成癭疹若巨珠然遠近召其積猪者女婦簾窺之見其額輒咨嗟不已必多與錢穀

謝浩字養元象山人為邑庠生事親甚謹早為譽父卒哀毀無以自聊乃刻木正寢率妻子晨昏奉事無異生時鄉間稱嘆御史王渙序其事

繆廉定海人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近百口自祖保障父永宗至孫蘭計五代耕讀各職其業歛散需賓事各有條鄉人義之

劉銓字世衡慈谿人貢為丹徒訓導天性至孝母踰大耋迎養丹徒時銓亦在耆艾而躬親服勞無間寒暑毋歿襄事盡誠哀毀過禮事在名宦誌中

兄性嚴急銓事之極恭銓爲弟子員時有魏湜者將貢而罷次及銓銓陳其家貧親老甚懇宗師嘉其義卒復之宗人有陋其室而市於鄰者銓以已之高敞者易之安於湫隘即富隣善價不忍售也後卒於海陽士子執喪朝夕哭奠如喪考妣凡諸經史無不涉獵該貫所著有詩經發鑰行於世

林桂字士英鄞人以貢訓導舒城金谿二學陞遼府紀善進右長史天性孝友分俸養親嘗構亭以娛父植槐爲廕稿而復生人以爲異兄華得危疾

涕泣求醫果得異方一藥而愈恬淡寡欲年八十八而卒

董儒象山人父病醫禱弗効乃籲天割股以進父疾遂瘳上宮官以旌其孝焉

陳榮字仁夫象山人性至孝父母疾不復言笑先丁內艱哀毀立終三年不入內事繼母尤謹母感之亦視若已出二弟貧甚父憐之凡服食器用榮必倍易與二弟均之一日自館歸省見道遺一布襪啓之則白金一封也坐待其主歸之後貢授

政和司訓雅稱師模屢見優獎居二年卒於官
許瓏字廷璧鄞人仁孝出於天性少孤依其母戀
戀無頃刻舍時出外或就塾師歸必歷舉所見聞
告母母輒喜有所使唯唯而趨一日母擲竹悞中
瓏暈仆地母急抱持泣瓏稍稍蘇即睜目笑語曰
兒故嚇母非真暈也長極奉養問母欲必極力供
具至城市有時熟鮮好味必急致之或向夜必携
一燈走三十里抵家親烹飪以進因復歷歷舉城
市中事告母同母安寢始退嘗夜歸燈滅遇神火

於道瓏就神廟俯伏乞罪已而神火復送之抵家
平居恒言孔門以色養為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
貨直易易耳故其母嘗言兒愛我即就乳時無二
態惟願子孫亦復如是平居言動不苟室中有婢
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中有大姓相構積不能
解瓏一言即跪謝散去至今茅山之陽稱淳孝篤
行必歸焉子元祥成進士以才俊名

周黼字子用象座人性孝友父病亟醫禱弗效黼
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父病尋愈父析產多益黼田

以資力學憫第貧乏辭不受妻吳氏病革與訣曰
無他囑但勿以后妻虐吾子瞑目矣黼傷其言終
身不娶每設家塾教人子弟不計束修一日隣火
延燒百餘家至黼廬風返而息人謂厚德所感
馬扁西城外傭也生而篤孝日賃傭養母時時問
母所欲不計有無難易輒極力致之無以供鮮新
常夜漁以饌母得危疾不能具醫藥則中夜籲天
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愈人稱爲馬孝子云
薛淋字文時鄞人生而明慧從師授易即能領解

已又學於余太史本聞性命之旨造詣益深聲
日起事父魁能順之於道父雅多昆弟而素性方
執或有紛競淋彌縫調護久皆誠睦母輩被疾宛
轉牀褥者累年淋問醫請禱昕夕靡寧會省試輒
謝不往母卒哀毀幾於滅性喪三年不御酒肉不
肉處與弟治自相師友推食更衣怡愉無間一女
弟適李維勤早寡無子淋憐恤惟至所居去數里
日一往視更數年不衰字其孤女如已女至族屬
緩急有求必委曲赴之曾無系悵人皆稱之

鮑倫字孟葵鄞人甫七歲父鱣遊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撫倫稍長輒治賈養母必得歡心朔望焚香哀禱願父子終相見如是者二十年忽有老人自慈谿來謂倫曰汝父曩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塢授徒贅婦生二女不幸死矣盍往歸其尸已而至慈谿遍訪老人不得乃從所指示詣漢陽跡之皆符婦家懼有他意訟於縣倫情弗即白繫獄數年縣上府府上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刺血驗事親按墓所發棺令倫咬指滴血直入枯骨

倫以已附體之衣訴乞歸葬於
元之末
日孝子塚監司即慈谿顧英命
前所
老人殆天啓之倫至家人多惑以
弄聽扶入堂苦塊哀毀不踰旬妻妾子
者七人靡有子遺倫心甘之十兆
年復生子女各一倫性慈好施歲大飢老
爲假銀者給求死倫憫之易其銀投之
字稟道傍不問污穢付之水火佃獲弗給反動之
候明來償亦不取其息甬東路衝魚鹽即六

斤前多不衣履倫捐金伐石甃成坦途且暗爲水道雖大潦無停淖已而見所甃之石隱隱有巒嶂松竹若三國畫然觀者如市謂倫仁孝所徵云

董淑字示順鄞人舉人銓子銓早卒淑以遺腹生稍有知元母感泣輒共其母泣黯黯繫母膝無頃臯離稍長就外傳歸輒復繫母膝作嬰兒戲讀書夜央必入伺母寢撫衾禱安煖始即睡母疾不解衣帶飢粥湯藥不以他屬事兄如父未食不敢食勞先出納必受命二姊俱有疾淑視飢

藥一如母次姊羸須入乳則日取妻乳并丐之鄰婦袖小器以飲姊數往返不替長姊卒卹其養子如親甥丙午就試兄子以病告輒委行李而奔友有女病疖瘡主桑重淑即督傭取田舍桑重夜分亟饋焉居嘗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爲慨隣有相儗恒以德報族黨無不傾心及疾候者履滿其戶皆屏息躋足而入恐驚淑寢也其爲人敬愛如此時年四十二竟先母卒知者皆惜之馮涇字伯清慈谿人性孝友登第後以外艱歸哀

毀骨立埋葬事必誠必信事母惟謹仲兄病躬爲
治藥不忍一日違服闋授禮部主事轉員外郎居
官淡泊不異寒素太宗伯毛公署其考曰無華之
性惟誠惟篤有立之志克慎克勤武宗南巡偕
其僚諫上怒罰跪五日杖之於朝傷重而卒
今上嗣統憫念忠義特令有司優恤給米喪葬
張福字百順慈谿人唐孝子張無擇之後早喪母
左右無方以養父志父忘鰥居之困祖母劉病卧
數年以父老代爲奉養盥洗保抱厠溺滄海容

親之素貧授徒以文章名節自壯樂勤甘苦若其
性然處師席抗顏正範爲諸生倡所得修餽悉奉
其親兼撫二弟一錢不入私室登戊辰進士第明
年卒於京有司以孝聞配享無擇廟中

劉晉昌國人嘉靖三十二年倭賊入城其祖老疾
不能行家人各挈妻子走惟晉負其祖而逃賊將
及祖曰我老甘死汝宜速去晉不忍遂俱被殺

沈良十嘉靖乙卯四月間倭賊至鳴鶴鎮時年已
七十餘尚有九十餘母良十負母至五里外力竭

不能行息山舍中賊追至乃跪拜請死願貸其母
賊見母子俱皤髮頹老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
之良十憐母飢渴方圖飲食賊又至或舉刃欲斫
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向叙字叔禮慈谿人獻令七世孫幼慧而有高志
舉動擬步古人年十六入府庠文藻驟發而操履
端謹人益器之嘉靖丙辰海寇突入縣叙掖母而
逃遇寇東溪踣叙仆地直前砍其母叙急起抱母
頸疾呼曰寧殺我寧殺我賊舍其母殺叙而去巡

按御史上其事詔旌其門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
嘉靖壬子補邑庠弟子員歲丙辰四月十一日倭
賊卒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手且裂其
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
我殺賊竟亦之死其妻袁氏遁松靈山時孕已彌
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爾夫爲父死不
可使無後吾當與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
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

越境而回一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見夢符蓋履祥孝感所致云

張伯祥鄞人少有志操清苦自勵授徒得束修輒構室數楹與弟姪同居及領成化癸卯鄉薦知蕪湖縣將母以養併育其弟姪而弟姪不檢玷之落職一無所憾仍拓室與之聚處嘉靖己未冬遭火患隣室盡焚伯祥子孫之居獨完鄉人異之

聞宗時鄞人教授聞理子宗時性至孝幼喪母奉繼母陳承順篤至嘉靖丙辰倭賊突至舉家竄

宗時扶父出而遇賊脇取金錢不得拔刀欲殺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飲刃而死尸諸田間父遂得釋時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刀截左耳併割其面屢死屢甦人共傷之

王應麒慈谿人年十七耽學習文天性至孝倭寇卒至應麒扶母姜氏 媪余氏奔匿隣園賊窺見二婦輒拔刀迫之二婦亟赴池水余氏溺死應麒見母遇害以身翼蔽賊亂刃之子母傷甚賊退應麒隨卒姜氏踰數日卒

司馬氏曰孝友常行也然人鮮能之睹漆書若君
陳若張仲者卒亦罕矣吾於董黯蓋黯然傷焉噫
何其肫切痛戚從容激烈中度若此哉他若割股
廬墓種種行各殊其仁愛則一也然石山農也道
昌漁也扁傭也乃其行卓卓若此是遵何德教哉
要其性質天至顧又不待詩書禮義之澤漸之也

寧波府志卷三十三終

寧波府志卷三十四

傳十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直隸安德曾鎰訂正

淳德

唐虞九臯字鳴鶴慈谿人其父當與柳宗元父鎮
同爲郭子儀記室及鎮爲岳鄂都團練判官當復
刺沔州兩家子弟同在宦所故九臯與宗元幼相
友善及九臯論秀於鄉升於司徒與宗元交歡又
二紀九臯素有文行大爲士人所欽宗元嘗稱其

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維禮是履貞元間
登進士遽卒於長安一時名流皆尊其行相與丐
宗元誄之表曰恭肅鄉人追慕不忘遂以其字名
其鄉曰鳴鶴至今因之

宋姚穎字洪卿鄆人淳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
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
出添差通判平江府年三十四卒穎冲澹謹厚雅
有器量力學勤苦聞見兼洽而文章俊贍然退藏
抑損常願出人後居官若不敢有所爲其有所爲

惟恐人以為能也論天下事無不盡而寂惓惓於
當世得年不來人多悼之

張即之字溫夫鄞人太師衛國公孝伯子也慶元
六年以父郊祀恩授承務郎嘉泰四年銓中歷官
至大中大夫直秘閣學士封歷陽縣開國子自號
檇菴道人善翰墨當世寶之歷官中外政績茂著
已而憤疾時態即掛冠歸三十年以園池自適卹
貧拯急見義必爲時余晦入蜀以讒劾閬中守王
惟忠下詔獄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陳大方曰

吾死當上訴於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聞
君移書言於淮東制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
孫士倩娶惟忠孤女後又言於賈相給還惟忠首
領以禮改葬之復其故產經紀其家云惟忠字肖
尊與陳大方俱鄞人余晦昌國人

汪之林字德仲鄞人尚書大猷族孫幼見樓宣獻
器之之林言行淵懿善尺牘見後進道嘉言善行
灑灑不倦舊與賈丞相游賈少事游狎其毋禁止
之聞與德仲游不復詰晚守汀州歸里以清約終

楊庭顯字時發初居鄞徙居慈谿簡之父也少時
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
有過而吾獨無過乎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
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每
見其過輒內訟不置及於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泣
下自揭既久其功益密嘗曰如樵童牧子有以誨
我亦當敬聽之已而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
簡識事未嘗見父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顯每每
自明以示監戒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

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少吾心止
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稱窮行有聞者
以庭顯爲首象山陸九淵爲之墓碣九淵嘗曰志
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黃南豐楊慈
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王漢英字彥古奉化人受業迂齋樓昉文行不凡
時鄭丞相應學士皆樂與之友登淳祐元年進士
第魁梧爽朗朝列偉之少聘徐氏女因鼻病腐以
貌醜自誓不嫁父母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

配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漢英誰適既昏
相敬如賓後爲國錄妻沒終身不畜婢

陳之翰字憲之鄞人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爲文
不蹈襲陳語三上禮部不第歸求其志事繼母克
孝友兄弟信朋友陳氏貧故厚之翰好施不爲纖
嗇貲日益耗鄉人初貸黃金後携以償時在汴舟
其人給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也後數年其人自
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致所當償受之徐以所償
助其喪葬崇寧二年詔舉遺逸州及部使者薦於

朝官之平生氣和言溫與人交久而益恭口不道人過平居若無營於世者尚論古人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得失其大者可歷歷舉也

元方公翁字希鄞人軫之裔溫厚誠篤博學力行

志不仕元已而方國珍據有明州致書以宗人稱欲強起爲輔公翁歷叙世次由莆來不敢附籍且謂大明真天子出懇詞勸之奉圖歸順國珍不從遂與之絕號邀庵以自明其志居鄉以齒德見推不敢以非理聞守令至輒實言之卒從及門

政事相訪多所裨益終身澹泊自守以壽終

元黃純裕字熙安震之五世孫定海人自幼服膺

祖訓孝友純篤言動不苟鄉隣有鬪爭者輒以理

曉譬莫不心服故一鄉之民無復有訟于公庭者

當時爲之諺曰登太山不若登崑崙見縣令不若

見黃君尤精於鹺政有司聞其名具元年舉爲龍

頭場管勾羣灶鼓舞稱更生純裕公廉仁恕綜理

周悉上資國課下得竈心凡煎辦之法至今賴之

本場冊籍碑記可考

國朝楊茵字大章鄞人自幼敏慧爲學不事浮靡
日與友人講明性理造詣深遠操履平正樂道人
善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貧者非義不苟取
予途行見楮鏹若干錠有質券候立良久其人傍
徨而前覈其實還之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
薦不起徜徉山林以啓迪後學爲事洪武四年有
司特起之竟以疾辭

郭可學鄞人幼孤母嚴氏守死自誓躬紡績以資
服食可學早夜碎礪所悲結於心者未嘗一日
懈

者從鄉先生業舉子專志畢力未嘗少懈家屢空
匱事母益謹洪武五年中浙江鄉試得靈壁教諭
善啓迪信義孚於人卒之日自邑長以及父老諸
生皆割牲以祭流涕被面

顧道中恭復慈谿人善詩資性剛直早失怙能自
卓立不隨流俗以行義聞于鄉求樂九年邑令余
瑄知其賢薦于朝授右春坊司諫日侍青宮克
殫忠藎以疾卒于官賜棺給舟歸葬

桂同德慈谿人謹厚敦朴篤信好學於經史無不

淹貫身若不勝衣嘿焉若不能言坦坦無競學行
聞於遠近經生學士過從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
德行爲本嘗立諸生講下懇懇言曰窮經究史固
學者事而入孝出第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
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苟規規章句而踐履不
力此爲人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故一時親炙其教
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裔孫觀以兵法干總
兵桂勇拜錦衣百戶篤於人倫而徇償好施有古
俠士風

戴安仲字仲莊鄞人耿介有氣節先是里俗治喪
多用浮屠安仲獨違衆用小宗法立祠堂以祀其
先凡冠婚喪祭悉本朱子家禮復集羣從子弟延
師講學日以耕讀爲業行義望於鄉邦郡守王璉
高其名薦授郡庠訓導作興啓迪生徒有造秩滿
入覲敕賜致仕自號樵園老人所著有歸田集
戴櫛字育之鞏昌太守浩之子浩歸自鞏昌先世
田廬外無一長物晚值鬻依僅存一樓櫛市宅郡
城迎二親以養旦夕省候辭色怡婉每出入扶掖

左右歲時資束修營致其旨至沒猶孺慕終身語
及輒泣下與庶兄析產舉其優者遜之第補府椽
鬻已田以償所輸女兄子負官錢逮治峻急力助
之獲免諸甥家中落經營周恤逾耄弗替賑窮賙
乏雖疏賤恒恐不盡爲博士弟子貢授興化府學
訓導以身爲教廉其貧者賑之士翕然歸心柔陞
連城教諭即自表免就子鰲封既歸足不跡公府
縉紳耆英之會間一赴之里間過從布衣徒步僅
僮自隨至大羣愈抑抑畏斂對客必自名即

家居未嘗中席而坐食無重味衣華綺者輒不御
遇人恭遜悃欵雖少賤必與鈞禮即子姓亦惟恐
傷之尤好稱人善而匿其過一日家人被盜邏者
廉得之橫遑遽縱遣且舉所盜物畀之曰吾知汝
貧毋恐也鄉人鬻田而浮其直或告之答曰彼失
其業忍與較鎔銖乎每恕已量人非義之獲一毫
弗覲也自少至老無妄語無慢容中心澹然寡於
嗜慾閉樓危坐終日讀書賦詩有茂軒稿若干卷
子鰲舉己未進士初令太和政教修舉盜息民安

撫按以才堪治劇薦改令興化其治一如太和歷
陞韶州同知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潯旬府知府
潯故夷方百度未舉鰲始興學造士成城衛民凡
倉廩壇壝所以敬神阜民者無不畢舉縱獄囚張
小頭白華等使之捕盜用命有功人咸異之比歸
田里建祠堂以合族治亭館以娛賓不屑屑世俗
謀而孝友慈惠人稱長者鯨舉癸未進士仕終福
建參議治行有聞賢舉丁丑進士仕終巡撫四川
都御史別有傳鰲舉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徐

州洪通商利漕而儲粟賑餓掩骼埋胔政績章著
平生仁孝天至率偵伺父母幾微而左右之雖暮
夜不廢與人無親踈輒惻惻見情素而恤灾救患
尤所孜孜上會試一同舟者得厲疾友各散去鰲
獨周旋其間湯藥斂含靡不盡力太僕少卿陳侃
道徐暴殂出已貲爲治斂事其應人緩急皆此類
也高才早世人共惜之朴矣八
張懋字汝誠鄞人八歲失父即甘苦於學即飲食
且誦且食終不釋去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爲文

即諸名家莫能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任慙泣
曰吾二親箴箴娶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
可拾得忍爲絕裾行邪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
堂問所疾苦滌衣裳羞首甘煦煦如也既而仲氏
客死則終日涕泣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矣行
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間言嘗與黨人
分田從之畧畧即越終弗與較姻有佃田者閔其
窮匱乃貸其租而并畀之田盜偷穀粟至空困庾
他日賊且露謝不問天時旱乾傭人括河魚以歸

則怒曰涸轍枯鱗而忍啗之乎投之深淵而活之
其亢潔仁厚不屑世俗齷齪類如此平生不佞鬼
神越俗治喪率用陰陽家棺既蓋乃盡出其家衆
次於外謂之避煞否者鬼物拮擊之乃獨弗用陰
陽家終亦不見鬼物里中遂化矣慙修髯偉貌冠
裳整肅立必正方行必負繩以趨望之神明也嘗
燕坐里門行旅過之莫不楚楚歛容避而族有悍
狠人媚其不已若顧詬侮之乃閉門坐齋中琅琅
誦古詩書不休若無詬侮人者嘗署其壁曰不同

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此其爲
度可得而易訾邪慙子四時敏以子貴封吏部侍
郎時攷舉進士仕終萍鄉令時政時敬皆隱德弗
仕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仕終南京兵部尚書
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子瑫見任刑部郎中慙以
邦奇貴累贈吏部侍郎

聞璋字廷實鄞人父可信敦朴善良與物無競人
侮之歛弗校或以事謀之輒殫其心時稱長者璋
世其德益寬大坦夷待人以誠家頗豐殖人貸之

輒應或逋不償輒不責其償已而復貸輒復應之
或訾其過則曰彼誠厄於乏耳今餓且死忍弗賑
之乎或以產業售酬之率倍其直入市買物必以
嘉穀即弗嘉必糶揚糠粃至精乃已以甲戶應里
役所隸戶或貧弗及官輸輒代之輸而徐使償之
弗償輒復置之甲有爭訟求平率以誠款譬曉莫
不帖帖去隣有蒲暹者故傭也盜其禾群傭搜得
之欲詣官告除盜璋私於子曰數斛穀乃足盡人
命邪遂論暹而遣之暹卒感悟不復爲盜居家孝

友恭儉內介雍俞處族衆尤謙謙執禮尊長或督
過輒長跣請罪必得解乃已閭里慕之謂巖穴篤
行君子也子元璧仁孝好施有父風然侃侃不阿
濶度而高朗孤弱者多倚以爲植竟不壽子淵舉
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璋元璧皆累贈南
京刑部尚書

屠琛字廷贊鄞人穎敏博洽尤工歐虞書法爲文
平正通達不務雕繪爲奇而藻行飾躬恂恂若處
子然性剛執言論愷侃不阿從子襄惠公瀟嘗執

文辭雖難見對之無情容事二親先意承志
得其權心比終哀毀踰度貢上憲官拜邳州訓導
崇經術敦士行課工程能率皆安定矩度滿九載
陞漳平教諭死於官歸櫬之日子孫無以爲家從
弟珙字廷實表裏一致凡紛華巧幻若不解者尤
篤於孝友先是父娶周無出以姪琮後繼楊生珙
珙願以貲與琮均之及爲郡諸生領成化辛卯鄉
薦戊戌中乙榜授堂邑教諭規條一如琛之教邾
者九載遷安慶府教授規條一如唐邑云琛子

湖字朝隱誦法典訓綽有父風事寡嫂甚恭撫其孤如己子親族歸厚焉教子僑倬成進士僑既顯琛湖皆累贈至南京刑部尚書

周相字良佐奉化人淳謹篤實嘗遊學外藩夜有女奔之拒不納詰旦即辭去主人初不省其故後女有醜跡始知之赴省試有友疫於舟同行皆棄去相獨相守逮終捐已貲棺斂之後以貢司教茶陵嚴條約程課試諸生貧乏者輒以俸餘濟之不責修饋士頌其賢爲祠于名宦居家以孝友稱家

初丁內外艱蔬食水飲終其喪敝居不蔽風雨田不贍餐粥而周死恤貧開義學以教族子弟亦人所難云

俞振紀字肅夫象山人至性孝友少孤貧力學事母氏盡歡造次不廢定省和惠端謹與物無忤家雖空乏處之裕如一日從道厠拾布楮歸啓之則糧券數紙白金若干兩遽求失者挈而還之以貢分教旌德以師道自任得士子心居母喪三年哀

毀不出戶遷道州學正未至官卒

姚憲字式之鄞人資性孝友事母鄭備極其旨每遇食母未嘗不敢入口先是父文英有養于父卒析產與均或謂其過曰父所愛也忍以財故傷先人心邪一日早出得遺金於道俟至日中果得失金人還之性好施朋友貧者每分廩助焉貢為吉水訓導以行學先人諸生貧乏者輒分俸助之不徵束修之饋吉水言學師賢者輒曰姚先生云嚴國賓奉化人自定海慈谿以醫行至奉化涿

籍焉其治人奇效未嘗矜伐亦不責報謝每行道中見有疾者即與之砭治藥物不問其姓名蓋謹愿文雅好行陰德自其天性然也子貞登進士仕至布政使人以為修善之報云

張林字汝懷鄞人父緒贈兵部右侍郎隱德不仕平心出入恥為饕餮世俗用金率多淆銅錫乃獨不淆銅錫終其身人呼為張白臉云有故傭梁捨者歲盜其米穀及諸所藏物不已一日忽自意曰盜入而厖不吠且不盡其藏宜非生盜也乃潛跡

捨家得其物不發而歸諸隣家聞之競誣捨盜而分其物且請繫捨則謝曰物庸有相類者獨捨盜乎竟不繫捨捨亦不復盜有行貨至門輒厚其直而飲之酒得遺金道中舉而歸其人兄子早孤字而子之長則婚之析產與已子均人稱長者怵其季子也以子時徹貴累封及贈兵部右侍郎比卒敕賜祭葬國子祭酒鄒守益爲之傳曰公生而溫恭顛慤不習狎鬪欺誑稍長讀書聞聖賢大義即負繩履矩肫肫思蹈於義蓋一話一步罔有愆

者其爲善也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其不爲不善也如逢蠱之螫而劍戟之交也嘗私語曰汝謂天道遠乎夫出上游衍無時而不在者天也一念少差即陷大僇奚必雷霆之震與禍裁之及哉平生與族黨處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即狡且暴也亦無忤言每廣坐賓會謹譁蜂起而公獨斂容正色恬不爲動譁者乃止凡人有鬪爭不平來愬即弗直弗忍諄折徐隨其意旨婉言譬之咸唯唯而解聚族子弟而教肄之因才飭迪使各知義方凡三

十餘年不厭臨取予必損已以裕人即魚鹽細小
稍弗當其直則終日不懌傭販之徒又乃益信嘗
行市得遺金編求其人還之僅以金易絹繆盜其
一命止舟以待其人薄暮果來歡喜頓首而去臧
獲有過不加譴責即惰事也身以勤率之臧獲晏
起則往來杳杳行戶外曰是家主履聲也倉皇乃
起蓋不欲傷人意類如此其尤大者仁孝天至父
母有疾若痼瘵在身中夜或聞咳唾雖盛寒必攝
衣往省之比卒家貧躬負築以葬傷伯仲之蕩而

弗立也官府役歛及時月賓祭咸獨力支之至分
餉以爲養諸從子以窘棘出徙則涕泣終日不食
曰乃使若輩異居乎祖墓弗飭獨時時展省力爲
緝治培益宰木屏牛羊薪採之患會宗族日衆蒸
嘗弗給輒增置祀田以永孝思公分業素薄又以
不能較贏縮逐什一也故家殖日落敝衣蔬食庫
居鮮田人所不堪而居之裕如於世物絕無所好
顧獨好書即力弗能購則手自校錄藏之日乃與
其子嚴課誦蓋自懷抱能言而輒教以說詩學禮

督責靡少假比子時徹成進士服四方猶諄諄遺
書以好修力學無犯官常無侈共御為訓至累受
封錫而益持澹薄服食非敝猶如一日足跡不干
有司朝夕以清白力善為藥石聞貪墨淫夸者即
顰眉焉同宗有洞雲公者尚書邦奇父也秉禮植
德以行義著聞與公莫逆晝暮相對數數道徃古
陳鑒戒人稱為二封君云太史東郭氏曰予嘗豫
史局官三品以上始立傳而巖穴篤行長者無由
自徹于殿陛間每欲周天下徧訪其人以闡之而

未能也若公亦足以式俗矣世號為士者上下義
軒數千載滅不汚隆繩繩然如指掌而所行顧大
紕繆嗜利而忘親是夷曠也怙勢以搏噬是豺狼
也奪人之有以自肥是劫盜也聞公之風得無泚
頰汗背乎

劉鐔字廷肅奉化人弱冠時父緝嘗自斷髮以勵
其志遂感泣肆力於學遊邑庠有聲屢舉不第以
貢授吉水司訓於官性方嚴不阿孝友篤至弟
鉅早世力撫其子與人交必盡其誠忠信孚于宗

黨其子弟善者輒引之不善者論之寒貧蹙蹙不
苟取一介謀諸子膏產以供膏札日聚一小樓所
暮誦說不懈子男四長汲次淮皆歲貢次河次漢
皆舉鄉試仕途相望人以爲善教之徵其在吉水
飭躬修教士類興起語在評事羅僑所爲志中二
全政字本仁鄞人性篤厚孝友潛心經術入郡庠
以學行推重時輩遠近士多執業門下有顯名者
郡太守俱待以殊禮首授南陵訓導陞常熟教諭
至則嚴條約礪名節表先賢祠墓慎義利之辨諸

生敬服語在教虞事畧中今兩地皆祠名宦云政
曾次平坦與人交不設町畦然當道義則凜凜不
可奪人稱爲長者以子元立貴封翰林檢討

聞元奎鄞人性誠直篤於倫理事父母先後左右
周旋懇至文愛同產尤異恒情仲弟元璧早世撫
其諸孤而教之有成均於己子與人交敬而有辨
非分所宜得不輒規一介以貢授江陰訓導又之
遷上海教諭胥以身作範造士爲多子澤舉甲戌
進士歷兵部職方主事武庫員外郎進車駕郎中

江西布政司參議以疾卒居家孝友服官忠勤人謂克承世德云

張時敏字日新鄞人親承家學通易詩二經及子史百家言弱冠補邑庠諸生試省中不第遂棄去諸生籍已不復試天性聰明而沉厚善晦不妄言笑不輕附和每羣衆嘲詈紛起獨恬如也私居廣坐恭舒如一至臨義利之界則屹不可推挽嘗曰丈夫處世忽忽若飄風耳非吐奇厝畫流鴻名於青雲之上亦當砥節礪操表著鄉閭模於來禩曷

為泐泐晻晻自同腐草乎乃日表經傳格言揭諸垣楹以自迪嘗題所居之柱曰天下為善最樂人生無欲是高又曰退飽即休身外黃金無用物得閒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斯豈非巖穴篤行之士說汚濁而遊高明者邪性至豈弟視臧獲豎稚常若有傷即草卉蠱齧一無所害行遇之則足縮縮避嘗亦日蚓出觸熱石困不能堪亟移之陰而沃之斷棘毀甍當路恐傷行者遽徙焉乃人有善亟稱之聞有揚人之過者即愀然不樂有所貿易察

人顏色須厭足乃已即給予人弗較人或失利則
旬月不能忘人由是籍籍頌爲長者生平不廢誦
讀凡陰陽星曆子平地理風鑑之術靡不通曉爲
詩渾厚和平發諸性情而暢於景物有韋柳之風
馬所著有洞雲藁若干卷藏于家以子邦奇貴累
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加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卒之日敕賜祭葬

陳文昌字子華象山人爲教諭爲致力蠶倫幼孤
事母至孝竭力甘旨承志務得其

業必躬須臾未嘗離左右夜不解帶族有宴者
賑之友人蒙難輒冒陰排決無異已事人以厚德
歸之嘉靖辛卯以選晉入大學升含有聲丁酉領
南畿鄉薦任羅山令法操苦節撫字劬勞政聲大
著會朝覲卒於途羅民如喪考妣立祠祀焉
范訢字誠甫鄞人自少博極群書文尚典雅至論
治理皆指掌可行貢爲江西德興訓導以身表率
群諸生於學舍而肄之夜循廊察視燈火旦起課
文藝程勤惰以爲常士感激卒勵顯庸者相繼卒

之日諸生蒲伏扶喪越境乃返性至孝友篤於故
舊恂恂謙讓口必擇言行必擇地見人善必推揚
過則掩匿尤喜牖掖後進鄉之人稱不容口所著
有程學管窺尚友編鬪然齋集藏於家子璧字伯
瑞少嗜學幾喪明值失恃父令棄去然稍聞即緝
閱子史詩騷及輿記裨官之說皆能咀其菁華後
以子欽貴封工部員外郎被服儒素若無封爵者
居常篤人倫好施予親族多藉以舉火者故雖貴
而家無長物里中人爭必赴質事必就正咸貼貼

服見人過輒面發赤誦讓改即欣喜如初尤執
世務言必協要會郡縣長吏相見惟款款論民瘼
不事干請人以是益重之

錢槩字宗節慈人敦本尚行讀書必究大旨不務
枝葉授徒給薪水從遊者履滿其戶恬於丘壑若
將終身焉督學憲臣劉瑞聞而異之檄有司強之
入學遂廩焉已而應選貢司訓常州大振師模論
議必根典常遷定興教諭立教一如常兩學士多
化之槩少孤事母極孝每先意承順伯氏早世嫁

其孤女仲氏死于弱為恤其孤人以淳德歸之
司馬氏曰太史公謂萬石君馴行孝謹壹遂深中
隱厚覩其事至今使人與起吾胡世多長者九臯
以字名其鄉漢英以貴既及病女庶幾鞠躬君子哉
餘若戴運城醇謹篤至有萬石氏風先大夫與宅
諸封君讀書好禮躬束修之行朴茂淳誠人為之
誦義不窮蓋不徒以封爵尊顯耀於里閭也語曰
蘭生深谷不風而馥孰謂質行之不彰乎
寧波府志卷三十一

寧波府志卷三十五

傳十一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直隸安德曾鎰訂正

義行

宋童判子鄞人逸其名嘗為典庫稱為判子家養
疎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其甥不事產業屢負
人債輒為償之不以告姊王安石為鄞令物色之
遇以賓禮

祖域字貞夫建隆中由閩徙奉化仕至殿前司統

制平居尚氣節樂施與既沒民懷其惠立廟奉之
本朝封為義士祖公之神

馮制字公初慈溪人少敏慧涉獵書傳善文天聖
中舉進士篤於養親遂絕仕進家裕好施康定間
里大饑民相啖食家有穀數千斛悉貸之賴而全
者百餘家舍東有古陂縣長年經俾鄉先生王致
揚適畊之民數奪其瀦水制諭民穿古渠引潮以
溉無復奪水之擾三先生割田為壽制鄉曰吾哀
先生窮耳豈望報邪逾錢唐會故知錢寺丞負客

債數百緡索之急悉與償之居嘗聚族子弟誨之
務中規矩未幾弟準子碩姪景相繼第進士躋顯
位鄉人榮之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稷四世孫也登青樓見小
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
父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
留者以坐間不得問也宜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
退豐與京尹有舊明日以白尹且曰某僅有錢八
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義即取入府厚

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山陰人朱熹
同科進士第一人與日與白氏且曰其勤而勉人
黃子游字叔言先浦城人後徙奉化崇寧星變父
寔上封事論蔡京京怒逮赴御史獄長流海島子
游號訴於朝父得不死建炎初客南京歐陽徹以
上書忤宰相黃潛善坐棄市子游適同邸脫驂以
葬且期其子以歸張忠獻公每對客誦言曰子游
義舉近世所無也忠獻謫永州子游歲遣人致問
守池州青陽縣縣以宋齊丘食邑田賦十倍相仍

餘二百年子游奏蠲其半中歲不願仕食祠祿十
五年築聽雨堂兄弟相友官其猶子竭貲嫁兄之
諸女卒年八十八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沒王
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遇友人陳東少陽被召
至舍館未定乃爲假館於太僕寺丞陳正彙少陽
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猷知爲少
陽將勸之歸而少陽已逮赴應天府隨戮於市猷
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

同腐吾欲收少陽歸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
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合而歛之方買
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親護柩猷
服其義并以行李付之猷亦不暇詢婦翁事亟還

京師

林暉字公著鄞人任韶州司戶恂恂孝謹輕財樂
施大觀間陳忠肅公權寓於鄞暉獨厚之後雖徙
謫他所問遺不絕建炎四年明州燬於兵暉木暇
葺舍宇有捐錢數十萬理學宮且輟田半頃爲養

志貴太守以風郡人實舍始漸復舊貫

汪汲素化人與弟份並好義樂施予嘗捐貲建郡
學大成殿及橋梁七十二處今宋晉之請於參政
樓鑰記其事汲以子厚貴累贈朝議大夫份官監
鄞州戶部大軍倉

蔣員外定海人逸其名仗義矜節不織寄於財子
姓不類鬻田產者必隨其價市之逮久度其無以
自給舉以還之不責其償已而又賣既買又還有
至數四者卒無厭意嘗泛海欲趨郡爲回風所擊

瀉水具八碗其救之不可得舟行去溺所約十
里許遙見一穴再與立水上隨風赴舟視之乃將
也亟引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
足適順風吹故得至人以為積善所致云

陳大雅象山人天性明敏與人交以信親族里黨
有乏賙卹之無少靳嘗舍逆旅遇邸客病將死回
舍皆散避大雅與之相守躬治湯藥傾囊中裝給
之俟愈歸士大夫服其德六雅工於詩趙清獻公持

深德重焉

李珂字公執奉化人寬厚簡朴好周急施予梁二
江甓途路收恤孤惇教養姻族朝奉郎王伯庠銘
其墓謂持心廣大與造物者合有傳家龜鑑行世
官秉義郎

袁昇鄞人初為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
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之家積以裕近五旬
無子往臨安置妾既而察知其為四川故趙知府
女也即還其母母泣曰計君聘財猶未足給歸費
用且破矣將何以酬君昇曰賤吏不敢當此願以

聘財相助知其不給又罄橐以贈歸告其妻妻喜
 曰君設心若是行當有子矣明年生子韶官至叅
 知政事贈太師越國公曾孫楠官至翰林侍講學
 士贈叅知政事陳郡公各有傳

元童金字子丹慈溪人家素饒裕至元間以才能
 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退扁所居曰一間
 築堤浚澤興水利於鄉仲父鞫拙於治生服食咸
 資之終其身不怠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為義塾
 割腴田四頃延師以淑來學別置田二頃代鄉鄰

之輸及給貧不能養死不能斂者大德中歲饑流
 殍相望金發積以貸全活者衆有司奏旌其門

陳紹字成甫慈溪人志尚澹泊家饒於貲而衣不
 重裘食不兼味事親盡力延師課子姓惓惓以孝
 弟忠信為論接物平恕人稱長者遇鄰里喪不能
 舉者葬之死不能斂者資其衣棺貧不能自存者
 賑以粟里有金姓者窶甚紹憐之密於暮夜持錢
 投其家時邑治闕官舍今富德庸嘗主其家紹每
 告以撫字當急瘠民肥已君子弗為令終任一介

不取及行囊橐蕭然適長女死紹爲之歛且出所積以助其歸邑饑發困以貸賴而全活者衆陸笈祐鄞人僮好義慕性理之學爲儒者規欲建義塾以教鄉之子第未就而卒遺命其子居敬思誠置田度基構學一區於東湖之里崇奉朱文公像浙東帥王本齋命名曰東湖書院割田一頃六十畝有奇以爲報祀餼廩之需建先進祠祀鄉先生陳文介公而下凡十人延師講學以淑一鄉子弟積三十年時人莫不嘉之

倪天淵字震亨鄞人修髯廣顙氣和行樸與人交終始一致家饒而性尚儉素一冠十年不易事親竭力樂施予窮乏者假貸無吝色有負逋者即焚券不責其償歲大疫手製藥施之時江南歲漕白粳經海達畿天淵籍占漕役躬自蹈海有舟十艘每運數萬石操舟之卒千人一束以紀律他舟或滲漏米腐不可餉即以餘貲代補之至元戊寅漕舟多沒於風天淵舟漂高灘上衆欲捨舟天淵不從拜且祈俄而神炬見桅端光輝燭人風回獲濟

積四十餘年中臺御史袁賽因不花按行海道嘉
其盡力王事且年高行篤狀聞於朝旌之曰高年
耆德之門天淵薛弗樹臺察廉知其事促有司亟
樹之仍復其家後子可輔仕江浙行省叅政天淵
自處如平時出入不乘輿馬
薛通守德明定海人州龜七世孫自勤徙定海嗜
善樂施人告以不給輒捐所餘賑之後因子業儒
對衆籲天焚其貸約臨終復以囑其子迄今昌國
人都呼爲外公云先宋時勅贖祖父五代同居

爲義門通復如是邑令陳軾爲扁其居曰崇
樂大原字君道定海人器度宏偉慷慨多大
家孝讓事繼母尤謹燕閒無惰容恥言人過矢大
德下未東浙大侵大原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米
平價使人就糴遠近畢集活者甚衆父占籍清泉
鹽場亭戶凶歲官不降本亭戶失業大原發貲視
官本增三之一以貸諸戶隨其力之所及而收其
入被惠者德之有持舊書易米濟饑者輒應之遂
蓄至數千卷曰吾子孫必有能讀是者孫良果能

讀其祖所藏書屬文數千言立就時朱陸異門良
受業程端禮學以朱氏為宗一時名卿若黃文獻
公潘王文忠公樞咸器重之洪武初為定海縣學
教諭以學行表帥後進有遺稿五十卷

應本仁字本立鄞人曾大父伯謙為宋觀察使以
忠直名由伯謙而士逮衛國文敏公儼歷世顯于
宋本仁以家世為宋臣義不仕元隱居城南博學
好禮愛人喜施慷慨有大志嘗慕范文正之為人
規建義莊創屋舍五十餘楹割慈溪腴田五百餘

畝收其歲入以濟親族里黨之貧乏與婚姻喪葬
之不能舉者又即其中為義塾延名師以訓導親
族里黨之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時其出納定
其條約使後裔世守之郡府以其事達宣慰使司
行中書省移浙東廉訪使者覈實以聞褒嘉之時
翰林學士黃文獻公潘為紀其事于石故世傳為
應家館云

國朝方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
子二人從子十一人以其貲產均分之凶年為粥

以食餓者鄰人鄭氏以貧鬻女爲人婢德初爲贖
還之其自奉甚薄而性樂施與多類此與弟德全
並美德初年八十八德全年九十九卒

張迥字仲延鄆人年十五爲郡諸生師事天台孟
頴氏即業出諸生上會世已亂方國珍竊據台温
明三郡諸以策干國珍者咸領職分城貴矣迥獨
不以策干國珍既而天兵指朔國珍納款諸事國
珍貴者咸遜逃或以法誅迥獨全其家人以爲
有神識云比高皇定天下高迥以才薦徵至公車

遂北疾辭歸力穡務本家愈益高貨顧愈節嗇
賑施鄉里貧者時兵後歲大饑括草木食乃盡出
其穀粟活人人得活則盡出其借券焚之由是迥
名聞郡中矣四方逃難之士日過迥又輒與館穀
輒又名聞四方有四男子長叔謙次叔誼次叔誼
次叔謨好禮尚義遂大其門叔誼孫綱以貢任蒙
自縣丞纓以貢任延平訓導纓子懋賢正德甲戌
進士叔謙叔誼孫曾舉科第者別有傳
陳與延名延以字行鄆人記覽該博而尤熟於春

秋家頗饒產悉以散諸親舊之貧者僅存周廬田
數十畝朝耕暮讀雖際屢空絕無怨悔洪武二十
七年邑大夫多其賢薦授本邑訓導開道後學諄
諄先義後利一言一行惟恐或後古人故當時從
游之士接其範模者率知敦尚古道云
謝茂字茂之先會稽太傅之後隱居樾源西眺山
爲人端謹尚節義襟度灑如招致賢士大夫談論
古今時烏斯道袁廷玉胡世佐故皆高品每相與
適從歌詠爲樂鄉人鮑原祥以兄子忠任監察御

卒無葬地謀於茂茂曰我有地陰陽家謂爲貴
局雖千金不易也願以葬忠已又割地葬于戶湯
文之母後二家各出金以酬茂拒不受

王汝林奉化連山人性倜儻好施凡貧病過門者
接之不厭遠近慕其名陸司寇瑜時爲邑庠生貧
不自存往詣林而兩人素昧平生林特浴於溪陸
以謁告遽起而入攝衣延之盛爲之禮次日林即
遣人齊陸之家然不以告也比留連旬日陸乃自
言其情曰竊慕公子高義幸而款我其如家累何

則出陸家謝啓示之陸起拜曰不虞君之恩吾深也辭之歸明日林乃張盛具觴而送之凡寒暑之衣畢備且贈之白金陸辭弗得陸貴不相聞者久之及陸以刑部尚書致仕還謁郡守李行見籍諸人於壁汝林預焉陸問此壁間之人善邪惡邪以爲惡則善人在焉以爲善又何善之多邪李曰否此皆積惡吾欲置之死耳陸曰餘人吾弗知若王汝林者豈非奉化人邪李曰然然則公誤矣因備其善狀而汝林弗之知也蓋於時台有解盜者

汝林遇諸塗曰盍搗殺之盜聞而憾之誣爲竊王李卒釋而弗問竟亦不爲謝

何瞻胡純俱鄞人正統間同升國學胡疫寢內舍鄉里姻舊避之無一人問者瞻晝夜視其僕饘粥煮藥七日候不應瞻憂之解衣與並枕抱臥得汗瘳瞻亦無恙後瞻任刑部主事純工部主事

李貴北直隸金吾衛李得第也正統間得死于勝立甫五歲調定海衛貴越數千里襁負之而至人或說之曰君盍自爲計萬戶侯非孺子有也貴輒

罵曰人而獸邪孺子可死吾心可死邪卒保護之
惟謹及龔爵輔以政事且戒之曰君父不可負也
卒用成立人咸服其義

陳處廷虞陸虞致李浩在本厚沈志道周得延在
福朱茂春潘本餘皆鄞之著姓先世力田桑豐儲
廣土至處廷輩益殖其樹農富埒封君 英宗北
狩徵發繹騷又歲侵艱食民不聊生困庾無可發
者處廷倡先奮義輸粟二千石備賑虞陸與弟致
凌李浩聞風興起輸粟如處廷而亦本厚以下

人各出穀有差賴以全活者衆有司嘉其行誼
聞於朝特賜璽書勞禮旌爲義民樹之綽楔嘉靖
戊戌知縣沈繼美立石縣門彰其義以風四民其
時又有王勲亦以輸粟給賜冠帶其後則有楊苗
苗字德成亦鄞人慨慷多大畧倡義急難有古萬
章卜式之風成化間詔民輸粟助邊一時未有應
者苗獨出粟二千五百石躬輸之邊 皇帝特賜
璽書立義門旌之

周璋字廷珪象山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

爲文淵蓄淳泓下筆千餘言立就弱冠領成化癸卯鄉薦明春試禮部中乙榜授海州學正甄陶士類率先德行一時學者欣欣向方性慈惠好施予凡子弟貧乏無以資力學及婚葬不自給者悉賙之俾各得其所人以行誼稱之子希程舉嘉靖辛丑進士

丘鑑字世重象山人好讀書務爲躬行處家以禮接人以恭輕財好施歲歉貸人輒焚券不責其償有商人趙姓者遺數十金於道鑑得之坐待失主挈而還之縣令吳允裕高其義爲銘其墓

楊允恭名欽以字行鄞人先治舉子業累試不第憫鄉人湖田重稅之苦鬻產走京師累疏闕下瀆死者數迄不爲止卒得請行省勘覆郡守林富力主其議得從慈谿花嶼湖全折之例民困用舒爲祠祀之事詳德惠祠崇德祠碑中兩高文節曰縣司馬氏曰延陵懸劍不以死背心虞卿捐相印以抵魏齊之急他如樊重之焚削文契王忱之殞死埋金要皆仁心自然覽睹史冊有餘榮矣余觀判

子諸人高誼卓行率多委已殉人詎可以通顯側
陋異視之乃若汝林陸司寇事尤可異焉微時相
結貴不相聞即朱家不見李將軍而脫林於難林
卒不謝猶范滂之處霍譖也人故兩高之諺曰樗
李不言下自成蹊言有實也士不虛附名不虛立
信哉

田重
趙以中
其美

寧波府志卷三十六

傳十二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直隸安德曾 鎰 訂正

清操

宋翁升字南仲慈谿人力學有志少從安定胡先
生受易入太學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出仕洛守官
箴濟以廉謹當路才之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
病用事者方主黨禁錮賢士大夫籍升于初等自
是沈于選調建炎初黨禁解將召用之而山林之

志已不可奪升自奉簡薄而勇於急人睦親卹孤
平糶賑乏鄉人敬之諱升斗之升字曰方斗云

吳秉信字信叟鄞人剛簡自信家貧聚族以居登
何渙榜進士初爲國學官張魏公浚以和國公奉
母居潭州築第稍廣檜忌浚復出諷中丞万侯嵩
論浚卜宅僭擬家有五鳳樓命秉信奉使察其事
至則以檜意告浚言浚所居皆人臣制堂曰盡心
浚嘗記之樓實無有也檜大怒黜秉信後爲吏部
侍郎與凌景夏言張備不宜爲兩浙轉運判官備

內侍張去僞所薦也上不悅以景夏出知外郡秉
信知常州未幾疾卒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宣和六年進士李莊簡公
光婿秦檜在相位光時爲叅政檜知其名欲識之
粹中辭不赴竊語妻曰汝父必不能與丞相久處
光卒貶海南粹中不復仕自號放齋有詩說行于
世後張魏公力薦于朝通判建寧府曾孫孝先李
全叛楚州死之孝先之子說字習之幼歲痛其父
歿絕葷酒婚宦刻志問學五經有解後學問難疊

不倦酬答從故家借書輒先請書目一閱即能
言其本末平生無喜愠嘗戒學子絕人我則天理
自著爲易解全書分辭變象占學者尊爲泰宇居
士詩文三十卷精潔可傳

陳卓字立道鄞人居仁子登余復榜進士知江州
移寧國時道錄臨安丞相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
益器之後官翰苑李全反淮安卓草詔暴其罪三
軍萬姓聞之泣下是歲太廟災卓又草罪已詔遠
近感動端平二年卓爲簽書樞密院事御書世綸

堂賜之未幾旬祠還里平生不治產業以贊書所
酬金築世綸堂退居十有六年終始一節壽八十
六薨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貽書制置使助之
諡清敏所著有玉堂西掖制臺三十卷菊坡集十
卷

蔣峴字伯見奉化人性剛不阿慶元二年第進士
授太常掌故改武康令有治聲調嵒縣燭幽擿姦
民以爲神後薦拜右諫議大夫事有不可必廷辨
面折端平初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侍讀史嵩之

欲開督府與樞密李宗勉論不合私請劾之峴曰
宗勉無過臺諫乃耳目官豈受私請邪峴嘗劾鄭
良臣上曰良臣嵩之所舉峴對曰公論不容臣不
知有嵩之也嵩之復以書罪蔡範袁肅等峴曰此
有用之才不可誣也因自警曰勿欺心勿負主勿
求田勿問舍號四勿居士官至寶章閣學士卒
王文亮奉化人嘗渡浙江有忘白金百斤者留守
三日以歸之後以壽終王荆公誌其墓

趙汝擢字待用奉化人廉謹不苟取官至承宣使
嘉定五年南安郡西溪洞尹彥輝跳梁汝擢挺身
論之彥輝頓首泣謝曰天賜公活我郡賴以平後
被命經理斬春事博節有方雖府庫充實未嘗一
開宴瀕行有牙契錢七十緡吏白當得之斥不受
教官葉逢以母夫人年高爲勸汝擢自指其頰曰
鄙陋相豈更望溫飽邪後死無以歛朝廷聞之給
喪葬費以表貞白封奉化郡公

陳肖孫字伯嚴奉化人舉進士鯁介清苦操筆決
詞訟曲當事理賈似道爲相不樂四明士獨黃震

陳肖孫爲名監司士論莫易也以提點刑獄守嘉禾郡帑不妄用絕互送禮蠲逋錢二十萬米四萬于姪合食唯蔬食脫粟人呼爲菜湯知府會安吉寇作以措置失宜罷澤不及子朝議惜之丞相署曰陳肖孫一廉可取當官其子

方山京字子高慈谿人父季仁第進士爲南安軍教授季仁未第時素有文名餘妣孫氏禮致之妻以女而授之屋率族子弟稟學焉山京即孫氏甥也幼孤旅泊外家固窮力學登丙午鄉薦景定

年廷對第一或以策尾簡短勉令增入山京正色曰吾平生所學在無自欺今既徹上覽將誰欺乎聞者竦敬初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時有星孛於井色熒竟天山京適衡文天府用策諸士極言內帑之私公田之擾比出院言者希上意疏劾之山京遂拂袖而歸杜門教子蕭然自適度宗登極徵用添差通判安吉州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得疾不起

妣懈孫字應懈登孫之從子慈谿人宋末舉鄉薦

補國子助教正身率下勤於啓迪館士叩其淵源者屢滿戶外秩滿館下借留於銓部乃以上聞改學錄敷學益孚登孫前為司業諸生稱為東南遺老獬繼之人以為世典成均善於其職尤所罕者獬博學清介為文本家傳皆以蘇氏擬之及元混一不胥于仕即退隱雙峯別墅卒之日至鬻衣以葬所著有雙峯文集詩稿行於世

元舒莊字子臨奉化人性介特以名節自勵讀古書史疊疊不倦至正間以文學徵仕浙東道都元

帥府都事能聲振起改知奉化州因方國珍僭據隱居退避 國朝薦辟竟辭不赴

孫元蒙字正甫鄞人少孤性資俊爽勤學好問補郡庠弟子員學詩於鄉先生魯月卿同門皆出其下性坦夷介然有守嘗為郡庠司訓一言少忤遽引去郡守謝留之不得俾攝鄞學事食其祿固辭不受家貧僦屋而居講學自給尤篤於倫理與人交久而益敬翰林柳貫黃潛卿危素皆重之

國朝陳宗問名裕以字行鄞人通經史善書法舉

進士歷吏部主事陞河南布政司叅議廉介有爲
人不敢犯巡治河道衆不勞而功成以事去職從
駕北巡還授行在吏部考功司郎中嚴於黜陟曹
局肅然出守武昌奏楚府侵占民地被譴因而縻
役石窩時有例顧車運磚贖罪武昌屬官醵錢代
運力拒之在役踰年工滿復職道出臨清而卒清
介之操天下一人官考功時司務鄭誠敬憚之如
嚴師後鄭居文選爲侍郎見鄴士必問宗問子孫
何如終身敬慕不忘

任壇字廷堅鄴人登胡廣榜進士知桂東縣秩滿
擢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剛介有守字敬
之思洽於桂東米霜之操肅於憲臺御史時守制
于家三年足不出戶限守令謁吊惟哭踊對之不
接一語同邑爲御史者若柴履妣兼善皆砥礪操
行以才能著名而履之居喪一如壇焉士論高之
季山如字伯偉鄴人永樂間以稅戶人才授鴻臚
序班積資陞兵部郎中屢奉使命嘗同石亨紀功
大同風采壁立忤尚書陳汝言致仕歸後先歷官

四十餘年清苦一節孝友天至非奉母不御酒肉
貧寒不改韋布比歸抱書甕牖間讀之環堵數椽
躬任井臼之勞時人稱爲擣穀郎中塵生甑釜饔
殮不能自給恩詔歲給月食米五石進階朝列大
夫及卒有司襄塋事子德字克明讀書能詩文以
市鬻糊口貧不能具稿鄉人憐而頌之
宗顯字必彰鄞人正統九年舉人任宜興知縣辯
察民冤一介不取人呼爲宗青天爲之謠曰三三
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陞太興知縣破衛

官校見其清苦亦不忍犯陞南京都察院經歷服
闋以不樂進取遂致仕家居貧不能存在宜興時
年四十餘未有子民聚禱於羣祠遂得子因名佑
登庚戌進士主考徐溥拆卷見其名大聲言曰有
天理有天理衆愕然溥曰此我清廉父母宗公子
也天報不爽如此後宜興治廨有崇後今苦之或
告之曰宗公正直盍設神位鎮之崇遂息佑字元
吉任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穎敏績學以詞翰名守
制早卒無後士論惜之

金湜字本清號太瘳生晚號朽木居士鄞人幼有異質甫髫輒能詩誦長益宏肆漁獵墳史中正統辛酉鄉試升太學後以習古書法授中書舍人待詔文華殿陞太僕寺丞時監牧者多以墨敗孳息日耗士恥居之湜獨奮曰貪泉豈能汚廉士耶即日乘傳詣部釐剔宿姦風節琅琅國人相顧駭曰此鐵漢也 憲宗即位敕賜一品服使朝鮮朝鮮雅尚文學凡中國使至必求詞翰嘗見湜即席數下篇立就其國素號才俊者輒吐舌不敢出語

請湜所經歷題詠刻之名皇華集又選美人入侍湜以詩却之還朝尋乞致仕後屢徵不起居間二十年足不一跡公府雖親黨慶唁多謝不往唯與名勝士結社爲樂居嘗坐臥一小樓操弄觚翰篆隸行草綽有漢晉人風度又善寫生性尤嗜竹人

事親以孝聞居喪盡禮中書時以書法薦弟溥仕
至池州守與諸弟姪分田宅讓肥美人以是高之
劉洪字文裕定海人登景泰五年進士積資陞武
選郎中劬勞國事諸司推最賜四品俸成化四年
原州土達叛八年達賊寇延緩兩次奉勅紀功
瀕行時威寧伯王鉞兵部尚書項忠語洪茲行當
陟通顯各以子弟相托欲爲之地洪曰予奪國憲
也敦憲于澤豈臣子所敢爲哉益嚴首功斤斤一
無所淆將校帖服焉比旋王項陰左之止升俸一

級已乃迫於公論陞廣東參政竟落職歸時年四
十二卜居鄞之月湖日爲詩文自娛有夢軒稿暇
則蒔蔬種藥茹荼攻苦如儒生然洪天性伉直人
不得干以私云

朱瑄字廷璧鄞人自幼穎異書過目成誦久而不
忘第己丑進士釋褐奔祖母喪極力營葬足不入
城府服闋郡守以白金爲贖謝却之已授工部主
事督修通州倉漕舟附覽至故事輸紙乃得納覽
積紙至鉅萬皆充其私瑄悉罷之貧不自給至鬻

釀以供修漕釀不售即金不炊已而改營繕監稅
蕪湖蕪湖故利數少乾沒可坐致千萬而瑄獨一
不染乃大弛商征而稅入倍溢常數已又改兵部
進員外郎郎中時陝西大飢人相食奉命出賑鳳
翔稽戶定籍惠利惟均其鼠竊而囚擊者原之曰
此偷活一朝之命豈故乎乃又給穀種牛具課流
民還耕所活凡六十萬有奇陞河南參議適旱蝗
相仍即以行於鳳翔者推之進本司參政撫治流
民歸逋逃劫貪暴戢家強治決河不遺餘力陞本

省右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學造士
備荒恤灾罔不盡力如築捍海巨防建太倉新治
疏徽州歲辦之增派禁京邑額外之科擾豁各縣
無徵之額糧均下戶秋糧之折布尤表表大者已
而不勝勞瘁行部太倉忽中風醫謂得鹿血和藥
宜可治瑄謂吳中一鹿可直數千文乃命破耳取
血僅足和藥而還之疾愈遂請告以歸老稚遮道
哭泣爲繪圖立祠祀焉瑄平生義利之介最嚴有
齒及賕賂者輒嘖然變色數歷中外幾四十年而

家無餘羨器用陶匏內子無金珠之飾郡邑大夫
諗其匱缺嘗以薪米餉之一無所受會歲飢家且
絕食都御史王璟適奉命賑濟饋之米四十石瑄
謝曰飢民則有之寧有饑官乎妻子竊尤之當道
嘗檄堅綽楔固辭曰煩官錢用民力死不忍爲也
終其身請托不至于耳貪墨者見即赧然童兒有
戲以紙錢爲貨者人止之曰無以爲也朱都堂不
愛真錢况假錢乎其爲市井人所知信若此卒之
日貧無以爲歛至貲棺于市瑄廉介正直可質於

神明可表於汗簡又多及民之政乃其子孫微矣
箠箠田牧至無以爲家君子謂天道果可知乎

陳振字時起鄞人生而靜慧成童爲郡庠諸生輒
有聲成化辛丑舉進士宰吳縣縣故劇邑鎮以廉
平門罔私謁政清訟理陞監察御史所至皆著風
采諸所罷舉及陳列章疏一不以語人親故莫得
聞其詳轉福建按察副使連遭大喪服闋除雲南
副使遷苑馬寺卿尋上章乞骸骨會有命徙官遂
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初逆瑾竊柄諸以事至京

者多執贄其門而振起家艱赴部顧獨不見瑾瑾
心銜之比至雲南值邊寇熾亂設策冒矢石執訊
獲醜南徼肅清瑾索其瘢不得名且益顯平生卑
言危行好勝者輒遜不爭明於界分恒以禮法自
防即絲毫無少貸假于官于家截如也歷仕凡三
十年免而歸田室廬蕭然疏糲僅給足不踰戶閭
口不及時事親故罕得見其面已而子孫死喪且
盡病卧一榻終不干於人竟亦無省恤之者遂餓
而死張尚書邦奇嘗悼之曰世稱仁者必有後若

公所謂仁者非邪而天顧盡褫其嗣復顧頷以死
天道其可知乎然祿位名壽既以其獲生而足範
於鄉沒而可祭于社孰謂天道其不可知乎

向錦字中美慈谿人舉進士除東流令從容不見
設施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
歲大侵侍郎王瓊承命賑濟按籍給散惟上著者
得食流民多孳死錦憐之白于王爲計口給食數
萬人無一譁者王特疏薦之陞南禮曹爲廉州知
府安南夷黎餓因國亂脇居民百餘越屯廉界中

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夷皆論死錦
審之皆携老幼提筐牀藍縷無一兵仗力爭于御
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
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
珍珠採取費銀萬錦一無所私歸裝蕭然馮志迎
謂曰真廉州太守也以所居讓二弟得葑田築室
其上籬落不捍風雨夷然安之錦博學強記爲詩
逼盛唐有寓廉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稿
馮志字行甫慈谿人清方寡諧出守汝寧豪猾割

御空尚其根窟宗藩吏懼株連請微其獄辭心不
大開門捕羣不逞痛治之藩府人織織說伺莫之
敢撓精益求精武宗南狩蹕次不常檄報所至
皆儲上供物又前途賄諸嬖倖志獨不爲休備具
簡而法不致珍異既取道維揚帑無虛費竟以勁
直忤上官得河東轉運不踰年遂歸市宅僅容身
布衣藿食適如也闕小齋凝香靜坐杜門不與慶
吊不履官府有巡按來自汝寧其父老囑之曰爲
我好酬馮大夫比至浙敦請至會城思有以厚之

卒謝不往巡按行縣特爲登堂致父老之意云性
耽圖史得佳書佳句如良田美稼以此終其身
顧英字順中慈谿人由進士知萬載縣素稱難治
大家多匿田英爲清版籍不貸豪右齊民輸賦如
歸陟南御史條陳時宜四事以裨聖政僉憲湖湘
清操凜然陞四川建昌兵備副使建昌僻在西徼
前官鮮蒞其地英至土官相率致餽中多重賄英
諭却之戎益感畏土官高世仁拒命奉敕征之不
兩月獲元惡西徼即叙竟以剛直忤時致仕

三十年冠復整肅規談矩步不爽尺寸性耽書賦
癯弱冠至老無一日廢有四書正義南臺奏稿臺
中文義通義節要論學新稿發齋集若干卷

劉滂字伯雨由進士歷官禮部儀制郎中綜理嚴
密人不敢干以私吏胥有犯雖鄉曲不貸同邑沈
廷評光大忤朱寧下獄欲置之死滂周旋調護得
不死宸濠圖復護衛兵以樹爪牙謂漸不可長劾
之又鑄黃金爲象戲白金一千遺以結懽輒下令
各兵馬司逐之滇南守臣龔爵以百金爲贄峻却

不受崇德胡姓者服役中官賂之千金求爲孝子
滂笑曰豈有失身閹豎而得爲孝乎其人愧而去
歲時表箋護緝山積先是多私爲家人用或告之
滂曰輅馬之芻不蹴况表箋所餘邪以久資陞南
京尚寶司卿便道還家感疾卒無以爲歛醫所積
書及故衣始克襄事

王分字本源慈谿人賦性誠確操行不欺茹苦談
經無廢寒暑舉鄉貢爲歙縣教諭聘主考湖廣鹿
鳴歌罷翻然登舟諸餽物悉不受監臨爲移文巡

必致其儀巡按以爲不辱所舉獎之陟南
司待之倍輒請府乞休時寧海王度爲守亦嶠
直不阿強留之及覲期遽稱病篤歸例當黜罷而
甯道重其廉直竟不罷陞淮安通判醴院委掣鹽
徽商以千金進叱之行縣督稅縣吏以常例進不
納既而令因元旦進謁使吏潛投案下而出汾得
之亟閉門捕吏令懼請罪汾慰之曰吾恐汚君以
賣潔邪徐令出物而去在淮閱歲竟浩然歸
吳乾養象山人三歲失怙家且落母俞氏守節教

養有成丁酉領浙江鄉薦授星子令邑衝凋敝民
慣囂訟養至愛民省費禁姦息爭釐革夙弊殆盡
不著能聲當道交薦甫三載陞鈞州知州以勤勞
過度未行而卒養介潔自持囊篋如洗喪既久力
不能葬人咸悼之

司馬氏曰首陽峩峩賴木泯泯貪夫夜過能不惕
然媿之乎清修之士砥節立名雖沉跡溝壑而不
爲齷齪汚邪之行以自黷染非其性與人殊蓋仲
尼抗浮雲之志回也安陋巷之節名教具有違心

峴在宋皜然不污陳振位都方岳山如身爲郎官
卒窮餓以死朱瑄官中丞煙屢不炊而心事下信
於閭井小兒鼓鍾于宮聲聞於外不其然乎嗟夫
俗不長厚寡廉罕恥如水赴壑而迄不可止睹其
事使人三嘆

事於人三勤

於不其勤寢歎罕遊暇木技藝而遂不和
然則其小泉幾於干宮室間外於不其然
卒難勉以取未盡官中不豐氣不效而
地外不拋然不其制辦而格於其化
其志除其

